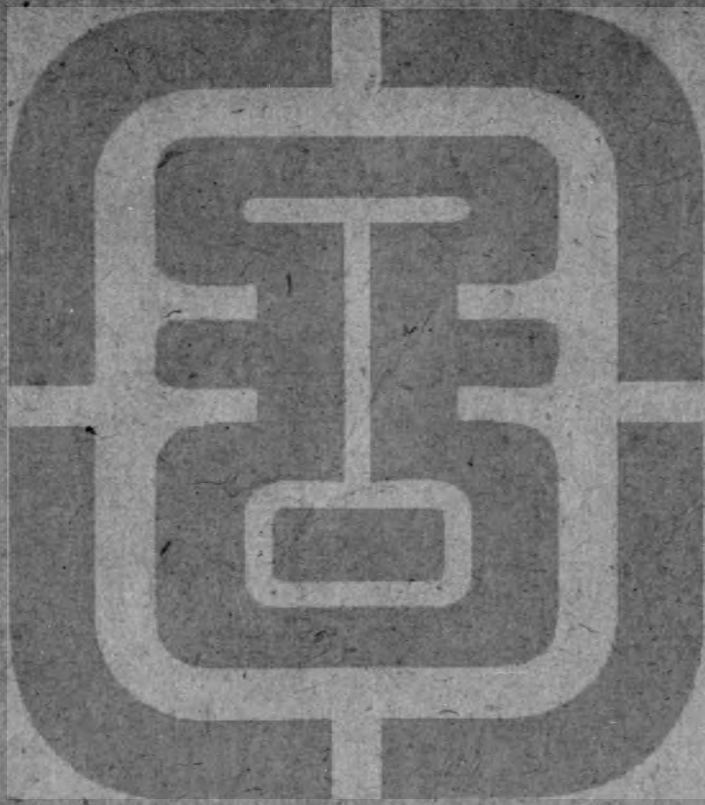


100
80



荷亭文集卷之二

東陽盧格正夫著

馬上偶成 三首

乘閒訪舊出長安
雨浥輕塵路未乾
綠柳墻頭遙掩
映一枝紅艷倚闌干

綠楊堤畔偶徜徉
隔水誰家笑語涼
卻命胡床臨水
坐清風一點藕花香

春波渺渺柳依依
斜日江陰燕子飛
愛此清幽不知

晚一着新月伴人歸

遊西山 二首

夾路松筠曉色遲
風敲清露滴秋衣
鍾聲隱隱知何處
一抹輕烟鎖翠微

澗水潺潺溜石清
岳花灼灼照人明
山翁不遇知何處
忽有雲中笑語聲

寫懷

一枕仙遊興若何
月明如水夜涼多
覺來彷彿家鄉裏
猶說高堂髮未皤

遣興

共嘆紅塵行路難
閒過僧舍借花看
數聲啼鳥不知處
滿地綠陰清晝寒

邊報

誰嘆封侯事業難
朔風吹雪洒邊關
將軍當勒燕然計
莫使胡兒疋馬還

不言

風虎雲龍遶建章
常隨仙仗侍清光
等閑不敢高聲語
恐鼓雷霆震八荒

荅劉道長四首

邂逅論心五鳳樓一腔藻鑑魯春秋
蹇予亦有夷吾志願逐東風汗漫遊

公是文章第一流謙虛只爲誨人謀
蒲門桃李春無際藹藹芳陰遍九州

曾向吳亭望虎丘奎光萬丈謫仙儔
三秋風月無邊興千古江河不盡流

一段經綸老不休德音秩秩滿皇州
行看說命與伊訓照耀乾坤千萬秋

過吳江三首

孤舟千里過吳亭兩岸丹楓醉眼醒
翹首家園何處是落霞孤鶩數峯青

厭聽歌管弄新聲默坐焚香思自清
飯罷推篷時一翫疎雲漏日蕩船明

落水寒鴉歲欲徂幾家漁火夜相呼
惟來詩思清於水風月扁舟過五湖

荷池詠史十二首

誰將尤物種神州一笑能消萬斛愁
從此西風生茂

有馬文集 卷之二
艸洛陽花木自春秋

楚天雲雨興悠悠
欵卻嬌容半掩羞
自是不言增嫵媚
綠陰青子滿芳洲

艷骨香肌雲錦裳
若耶溪上鬪新粧
憑誰種入吳宮裏
一曲烏棲鹿擅場

暴雨翻空漢水盈
佳人揮淚落紅冰
憑君莫問烏江事
終古波濤恨未平

莫向天涯怨色空
從來造物妬花容
玉顏流落香魂在
青艸年年入漢宮

宛轉回風舞袖長
恍疑神女踏春陽
落紅漬點香泥上
又逐烏衣入未央
一種妖嬈取次開
芳心耿耿絕塵埃
老瞞不用頻回首
作惡東風捲地來

六斗明珠照六更
無端風浪一時生
粉花錦幃同湮沒
金谷樓前月自明

一段秋光翠欲流
江南王氣漠然收
臨春結綺皆塵跡
玉井含污恨未休

曾見更衣侍玉皇
青宮深處宿妃央
妃央夢斷恩波

荷亭文集 卷之三
冷斜倚西風醉六郎

溫泉浴出振新衣倚翠無言對落暉老雀貪歡看不
盡一聲鼙鼓又驚飛

隔水盈盈不可親天香國色奪陽春憑誰品作花君
子宇內由來第一人

和孫廷器韵二首

靈源一逕隔塵凡眼底風花莫浪攀脫卻錦袍林下
坐竹陰分我半邊閒

滿目山光興不凡高人約我共躋攀雲根一脈源頭

水萬壑淙淙總是閒

寓意集句三首

莫惜芳尊細細斟春宵一刻值千金共君今夜不須
睡明日池塘是綠陰

浮雲飛盡日西頽客有可人期不來獨坐黃昏誰是
伴玉簫清轉雀徘徊

當筵換酒解金貂鐘鼓無聲夜寂寥試問西牕前夜
月玉人何處教吹簫

山家和韵二首

三月園林未見花春風疑不到山家等閑步入蓬萊
頂一朵妖紅奪晚霞

東風誰唱後庭花綠樹陰陰映酒家愛此多清驕去
晚馬蹄踏碎一川霞

壬寅春寄許時舉 五首

別後相思又歲除多君心事近何如人來京國三千
里不寄家鄉一紙書

獨憐上市艸痕深寄問交游肯再臨源水須期雲弄
影莫教泗澤自徽音

一命初沾未得歸興來空自試班衣故人有意勤相
慰莫使高堂賦式微
不耐寒威鎖北扉漫空風雪晝熹微也知紅日還依
舊無奈彫雲凍不飛
共說烏衣雨露濃毛生約我覓春容也知幽徑已成
路爲憶高柴失舊踪

溪橋見梅 二首

冰肌玉骨絕纖塵獨立溪橋冷笑春試向東風問消
息往來誰是看花人

春亭文集 卷之二
天與精神分外奇肯同桃李炫芳姿明時要作調羹
用分付東君好護持

謝人送燈

故人惠我竹絲燈絕勝長檠與短檠五夜長風吹碧
落彩雲不動月華明

花柳無私

造化生成各有時不緣花柳自無私東園昨夜春風
惡滿地落紅君未知

春風

三月幽崖艸木生上林花已映天明明年年消息長如
此誰謂春風不世情

喜雨 二首

歌殘雲漢牋眠俄頃風雷震九天解道神龍作霖
雨坐看人樂太平年
天上風雲送雨聲人間煩暑一時清憑君汲取新河
水爲洗胷中舊甲兵

壬戌寫懷 二首

今年五十又加三終日昏昏不是醜偶值良宵出門

望一天星斗落寒潭

今年五十又加三除卻吟詩百不堪試問詩腸寬幾

許九天風月半江南

次韵王安石小艇

半山亭下老生涯擾擾應愁日易斜爭得謝公墩屬

我又分犢艸佔鷗沙

過喬太師墓

宰木蕭蕭艸徑荒烏啼花落總堪傷憑君欲問前朝

事翁仲無言卧夕陽

登峴山絕頂

西風立馬最高峰下視塵寰杳靄中此去碧霄應不

遠騰身直入水晶宮

上先兄墓

駐馬山前酌酒杯落花滿地鳥聲哀英豪一去無消

息風雨年年長綠苔

中元憶約叅叔父

去歲中元月色新荷亭望月兩閒人今年風景渾如

舊不見先生淚滿巾

悼內

玉毀珠沉事已空
傷心何處覓遺踪
夜深獨倚闌干
立兒女相悲問舊容

登六和塔 二首

千尺浮屠接太清
時聞仙管按歌聲
從今八極都遊
遍看取青雲足下生
春艸堂前捧壽杯
天風吹我上瑤臺
舉頭紅日不遠
咫尺一任浮雲自往來

錢塘觀潮 二首

八月觀潮上海樓
渾如金虜出揚州
平常最是錢塘
水觸着潮頭便倒流
八月觀潮上海樓
舟人恐懼赴中流
伊誰醉舞狂歌
者回首西風已覆舟

江亭雨霽 二首

江亭雨霽解行舟
萬壑千岩水亂流
試向前川採涯
淚滄波萬頃拍天浮
風過山前紅葉鬧
雨餘江上綠波新
乘槎千里觀滄
海多少行人候問津

有感

極數知來之謂占天虧盈滿地流謙憑誰說與秦公
子得隴無煩望蜀添

西湖

十里湖光綠染衣滿船燈火夜忘歸憑誰寄語林和
靖近歲梅花學雪飛

春景 二首

眼底春風次第來梅花開盡杏花開水光山色入
管都入詩家送酒杯

花陰寂寂鳥關關弱柳和風拂画闌最是一年春好
處先生都在醉中看

詠易

世儒問我五經原易道原居六畫先若說義文專卜
筮街頭盲瞽盡真傳

詠詩

夫子刪詩立義精國風雅頌各分明考亭半作淫奔
什何用爲邦放鄭聲

壽七十

謾道人生七十稀今朝王母宴瑤池年年此日春如
海千百兒孫捧壽卮

覓雪梨

聞說君家好雪梨東園樹樹壓枝低蹇予無計消煩
渴卻憶花時已品題

三月牡丹未開

東君何事靳韶華國色天香屬

帝家三月春風都着盡誰知猶有未開花

贈謝侯花燈

天遣卽星出禁坡精光耿耿照人多從今徧照乾坤
內不問逃亡與綺羅

題扇獨鯉朝天

誰將子墨戲金箋俄傾風雲浪拍天豈是神龍暫魚
眼九淵騰起作豐年

題扇竹

傲雪凌霜色愈新肯同花柳媚陽春餘稍偶托丹青
手猶有清風擺世塵

慶太守韓侯生子

三首有序

吾郡韓侯視篆以來六年于茲矣公廉有威明睿
善斷夙夜匪懈始終如一求之于古其邵杜之流
歟今春始得嘉兒相表異常蓋天錫之也凡在幘
幪罔不稱慶矧予素辱侯愛喜慰何可勝言但短
章寂寥不足揄揚盛德讀者惟亮吾情可也
一自魚符入郡門八方無地不生春分明

上帝敦元德故遣竒童下紫宸

翹首東風二月時奎光一道照雙溪相門出相非虛
語靜聽民謠自可知

龍種生來骨相殊不須啼看定何如高車駟馬君知
否治獄于公慶有餘

送呂侯考滿二首

蔽芾甘棠花正開不知何處領春回東風願得常爲
主只恐花飛過相臺

石樓岩上幾徘徊百里陽和遍艸萊傳語伊儂休借
寇明堂願待棟梁材

和鄭侯韵三首

洞口相逢便有春等閑笑語亦驚人愧予未識桃源

路欲向漁郎更問津

花底酣歌喜欲狂
寧嫌白首尚爲郎
謾將佳句千廻讀
星月交輝夜未央

融融化日三冬暖
凜凜清風六月寒
屈指循良能有幾
佇看富老又封韓

題葉孟德小桃源 二首

日月中天萬國春
耕桑何處有秦人
樵源卻是真仙境
恨殺漁郎不識津

比
勝事悠悠幾百春
桃花流水屬吾人
漁郎唱徹寒潭

月絕勝雲間要路津

賦也

題画魚

偶更魚服戲江湖
卻被良工作画圖
天下蒼生望霖雨
便須初服上神都

戲人運籌

聞說多君善運籌
一伸一縮有奇謀
誰知當道非高祖
誤使張良泣楚囚

月山挽陳侍御乃尊

竟日塵勞朝至酉
呼燈自酌梨花酒
窗外輕風敲竹

有亭文集 卷之二
鳴清夢覺來五更漏
陡然詩思滿胸臆
撫卷床前已無有
依稀憶得月山高
造化闕藏龍虎守
月山主人歸幾年
活人陰功播南斗
門高駟馬知有由
庭植三槐蔭厥後
青雲令子持風裁
白簡飛霜鬼神吼
東人爭畱衣繡裳
西土猶誇霹靂手
功業直與前哲並
芳名佇看金甌覆
滿庭玉樹更崢嶸
衮衮公侯世無偶
先生地下應含笑
作善降祥果不負
我與令子舊同年
同官誼結金蘭久
思長才短將奈何
推枕非徇重搔首
他日有筆如長虹
記取遺芳垂不朽

送弟濟夫會試

人生大塊間
紛如樹花發
日暮狂風起
枝頭轉消索
高者拂簾幌
卑者墮溝壑
佳人愛春色
強歌渾不樂
君不見涓川千畝森
如束高節虚心四時綠
鳳皇棲老碧琅玕
吹作虞廷太平曲
又不見千尺蒼龍撼
半空亭亭勁質凌霜風
一朝大匠採梁棟
擎天選入明光宮
吟詩送子日邊去
碧桃紅杏春無際
蚤聽臚傳第一聲
宮花笑入瓊林醉
莫作縱橫素
莫作曲學弘
丈夫功業轟轟烈烈
直與前哲並
照耀天地萬古無

終窮

翰林傳日川先生同乃弟曰會請賞蓮賦

翰林兩謫仙攜朋啓瑤席風月卑七賢道義來三益
清漪秀發半池蓮一段秋光嬌欲滴紅白淺深次第
開宦遊見此真奇特俗塵一點飛不到花水相輝淨
無匹飽承雨露待秋成肯與桃李爭春色君不見淵
明愛菊不愛蓮淒淒霜露寒無氈又不見和靖愛梅
不愛蓮隆冬寂寞西湖邊卓哉濂溪翁太極開先天
愛此不蔓不枝清入品光風霽月流寒泉濂溪一去
五百載荒塘落日空爭妍繩繩二夫子寤寐追前賢
明物妙入神愛物思入玄不賞葉如舟不賞藕如船
直欲依此天香與國色種入洙泗千古萬古相周旋

送解君宗性歸曲阜

君不見泰岳巍巍青矗天秀鍾人物多英賢英賢不
必破萬卷胷中經濟如源泉解君解君真奇特百里
陽和布春色黃童白叟仰恩威懿德修能聞郡國正
爾立功圖不朽玉上青蠅鼓讒口駕言米氏一葉舟
歸看陶潛五株柳我辱君知垂六載青山綠水長不

改今朝南浦歌驪駒遙望白雲已多態別後相思可
奈何爲立穹碑寫遺愛

賀中舉詞 無俗念

三年大比看鏖文戰藝幾多豪傑誰是誰非誰得意
紛紛都是虛說日弄祥華雲呈瑞彩自有真才出眾
鉞小試掇卻桂宮秋月○歸家祭罷休多戀大丈夫
出門天地開明年有策獻

勲華期在共趨 金闕匪爵祿媒匪利名屑所志著勲
烈願言柱石明堂匹休稷契

賀中舉 滿江紅

十載潛心雞窻下幾更寒燠務時敏磨光刮垢明珠
千斛一日青雲誇得路六街年少爭馳逐醉鹿鳴花
壓帽簷低人如玉○秋江上歌聲續關河內征帆速
望天涯隱隱紫雲黃屋獨對 丹堦應及第東風搖
曳宮袍綠跨龍媒踏遍杏園春歡心足

賀中舉 風入松

昨朝鸞鵲報華堂丹桂飄香鳳雛振羽起千仞廣寒
宮裡翺翔雲際翩翩苞彩人間隱隱笙簧○明年三

月好春陽花滿曲江 丹墀獨對

天顏喜聽臚傳萬丈奎光從此股肱廊廟虞廷補舜衣裳

贈朝覲 謁金門

霖雨足染就一江新綠風送錦帆西去速雙鳧覲

黃屋○夾道輪蹄轉轉老稚歡呼相屬此去賢侯應進

祿作我生民福

贈考滿謁金門

風嫋嫋吹遍一汀芳艸有客乘風上天表極日紫雲

繞○三唱陽關未了都把酒尊傾倒看取天曹布公

道廉能居上考

賀寇帶 滿庭芳

柳眼含奇梅粧凝素鴻鈞初啓三陽有羨君子履慶

沐 息光紗帽錦衣故里飄飄似仙子翱翔家聲舊

鳳毛世羨德譽重鄉邦○画堂喧笑語高朋濟濟宴

樂稱觴把古來義士仔細論量從此周貧卹匱莫惜

箇倒廩傾囊陰隲好芝蘭競秀玉樹滿庭芳

慶壽 沁園春

南極呈禧東嘉孕秀端有由來看奚斯頌禱武公警
戒福從人召瑞自天開錦綺輝煌笙歌鼎沸歲進長
生萬壽盃元的不是仁心積累厚德栽培雲間鴻雁
徘徊桂子紛紛香滿臺計明年此際龍駒變化蟾宮
掇月平地鳴雷竇氏義方于公陰德管取
封章下九垓那時節看名傳四表光映三台

思親

如夢令三闋

昨夜牀堂春透滿目花開如繡夢斷五更鐘百結愁
腸依舊知否知否沈約腰枝消瘦

梁上呢喃雙燕似訴王孫幽怨悶上仲宣樓千里縈
燕綠遍腸斷腸斷極目家山不見
顛望白雲不起鬱鬱此情無已何日是歸期瞬息舟
行千里歡喜歡喜忠孝庶幾全只

詠新晴滿江紅

宿雨初收西風動瀟瀟庭竹凝望眼澄江似練翠峯
如簇旅雁一聲樓外過鳧鷖數點沙頭浴聽隔江何
處有情人歌新曲○墟里內炊烟續郊野外歡心足
遠行人笑指酒旗斜盡遙望落霞天際盡紫雲隱隱

荷亭文集 卷之二
浮 黃屋好乘鸞飛上陽宮承新福

寫懷 金菊對芙蓉

塞雁初鳴鄰雞蚤唱驚回一枕遊仙值輕風揭帳明
月當軒起來無盡霧修念對斗牛空自凄然徘徊數
四金爐香燼玉漏猶傳○獨憐孤負遺編想聖賢教
我萬語千言惟
君恩至重忠義當全誰知好事多磨瘡如一塲春夢杳
難圓莫追往事丈夫出處應有天緣

詠七夕 鷓鴣天

河漢盈盈暑氣消天孫七夕赴鸞交行行只恐佳期
誤玉露金風濕翠翹○情脈脈路迢迢一年一度在
今宵莫言夜短歡娛少萬古人間望鵲橋

詠中秋 鷓鴣天

乘興南樓把酒看暮雲收盡溢清寒水光瀲灩花生
影萬斛明珠濕未乾 吹玉笛舞青鸞美人含笑倚
闌干耀靈七夕遊何處誰識嫦娥一寸丹

詠閨情 長相思

墮花鈿拾花鈿乳燕雙雙入繡簾相思盡日眠風滿

荷亭文集 卷之二
小月蒲川何日鸞膠續斷絃梅花又一年

賀中舉 謁金門

老學術莫言宋五坦率一日囊錐脫穎出光滿芝蘭
室○遙望祥雲捧日載見花生綵筆春風得意馬蹄
疾臚傳應第一

贈之任 謁金門

霖雨足染就一江新綠風送錦帆西去速福星降殊
俗○夾道輪蹄輓輓老稚歡呼相屬願君化作光明
燭偏照逃亡屋

二卷終

荷亭文集卷之三

東陽盧格正夫著

辨論

大中辯

大中者義理之大中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惟聖人
能之下聖人一等則有不能至者矣程子曰孟子有
些英氣英氣甚害事楊氏曰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
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夫孟子亞聖也先儒直指其失
而不嫌者豈得已哉誠以學未至於大中則不能無

過不及之差先儒之言爲天下後世計也矧夫著述
訓詁以一人而探千古聖賢之心尤不能一一中的
後世明知其誤一切避嫌而順之斯亦過矣知乎此
則凡古今之未能至者皆不可以不辯也嗚呼孰謂
仲尼之徒而惟以順爲正乎著大中辯

厚德論

或問論者論義理而已聖賢得失不容妄論世俗謂
之薄德予曰不然論聖賢而矜已誇人者小人之事
也薄之道也論聖賢而垂世立教者君子之心也厚
之道也且聖賢者義理之大宗論義理而不涉於聖
賢則虛無矣其可乎哉孔子謂武盡美未盡善孟子
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是皆垂世立教而論聖賢者
也周公誅管蔡不得已也六朝妄引而剪除骨肉殺
人者律死以止殺也明皇誤引而杖殺孝子是則義
理不明而陷於過惡者也學者誠能於義理可否古
今是非一一辯論明白使天下後世坦然由之而無
疑則德之厚若山高而海深矣尚何嫌世俗之議哉
著厚德論

論語序說辯

論語者聖人之格言也夫子平日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門人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註書君子不知幾人而論語一書尤所致力蓋洙泗德音非他書比也朱子集衆善而折衷之可謂有功於聖門矣謂定序諸篇首備列諸儒之姓名地址或全用其說或參用其說或補以己意立爲凡例使學者一覽具見要領非惟諸儒翊聖之功不朽而朱子集大成之功尤不朽也乃以二程讀法及史記世家列於篇端雖曰開示後學殊非集註立名之本意也今論語中有名氏者知爲諸儒之言有愚按者知爲朱子之言其無名氏與愚按者安能知耶徒使學者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寧不負哉或曰無名氏者蓋皆朱子之言或宥他說則以愚按別之曰貧而無諂道之以政皆無他說而有愚按曰總註爾曰周而不比富與貴而下亦有總註而無愚按何也然則章下訓詁何如曰難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程子曰數煩數

也皆不沒其名矣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不以程
子名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不以范氏名或曰
孟子學庸亦若此乎曰難知也孟子道性善始有愚
按學庸或問纔說鄭
本詩書集傳何如曰集傳猶集註也子必欲知之何
也曰哀諸儒也諸儒老死著述而名氏泯於無聞後
世惟知朱子孰知無名氏之功乎吾何容心哉公而
已矣

孔子誅少正卯 存疑

或問序說云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有諸曰此朱
子述史記之言也然則朱子又疑論語不載思孟不
言春秋傳亦無之獨荀况言之何也曰仲尼不爲已
甚者論善人爲邦則曰勝殘去殺若季康子爲政則
曰焉用殺由此觀之殺非仲尼所先也齊桓伯者爾
猶無專殺大夫而大聖人何當遽爲此哉朱子之言
誠爲有理特今無所質問耳

攻乎異端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謹按攻之爲字有二義一
治辭也一擊辭也庶民攻之治辭也攻其惡攻之者

衆鳴鼓攻之環而攻之能以德攻遠交近攻皆擊辭也夫異正不可以同行猶水火不可以同氣不待專治而後害也聖人知其然故教學者攻之攻之則害斯止矣朱子亦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

逸詩辯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註曰逸詩也或問衛風碩人夫子刪一句故曰逸詩朱子曰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愚按西周盛時國風極盛東遷之後列國猶存觀諸書所引則可見矣夫子刪定三百篇蓋得之魯樂官及采拾中州者爾他如吳越燕荆江黃徐杞等國未嘗一見其樂章也要之後世逸詩未必皆聖人所刪者

二說辯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愚謂義疑者兩存之無疑者一之可也前說理明辭正不可復加又存後說則反枝矣餘倣此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論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天生聖人宗主斯道動靜語默莫非至教何獨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蓋性者仁義禮智天道元亨利貞雖曰人所同得而有正有偏有全有闕聖人既不可言易以欺人又不可言難以阻人慎重不言良以此也今按論語言命者三言性者一吁聖人慎言性若此豈其言氣質之性耶

孔顏何樂論

或問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曰此無他欲盡理全而已常人胸中理欲交戰理每爲欲所勝泯泯焚焚何樂之有聖賢之心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方其寂而靜也止水不波明鑑不塵及其感而動也物各付物從容中道窮居則仰不愧俯不怍得志則殺不怨利不庸常如光風霽月無纖毫雲翳天下之樂尚有過之者乎非惟貧賤不改雖死生亦不改也今人試于一日之中方寸無累言動中節反而思之何等快活神寬夢寐間此心宛如游魚之漾深淵苟有一物累心一事違理反側不安夢寐亦苦由

是推之孔顏之樂亦可尋也

五十學易辯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劉聘君曰加作假五十作卒愚謂經文無義者可改正之有義者不可輕改加益也五十年數也聖人生知安行豈待五十而學易哉蓋因所至之年而言此以教人爾或曰孔子年幾七十五十字誤無疑也曰按史記孔子年六十八序書定禮刪詩贊易夫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獨言易必待贊易之年而前此更不一言之耶自漢至宋註論語者非一劉聘君始爲此言則前此諸儒必依文註解矣或曰史記作假我數年如何曰蓋非一日言爾何必比而同乎苟欲同之亦不當移論語以就史記也或曰子言不入吾耳何也曰習熟也使朱子依文註解而今改曰加作假五十作卒將斥之矣豈但不入耳而已乎

太王有剪商之志泰伯不從辯

按魯頌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蓋謂太王肇基王迹非謂志欲取商也又按左傳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蓋謂

泰伯逃之荆蠻非謂不從取商也且太王之時商惡未形天命未改太王方避狄遷岐曷敢懷不臣之志哉夷齊叩馬事無所類故王氏以爲古註之誤朱子修入而未及改也

三以天下讓辨

集註曰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愚按泰伯王季皆太王之子王季生文王故泰伯以國讓之厥後武王克商遂有天下人知泰伯以國讓而不知以天下讓也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夫以文王之聖當紂之惡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泰伯當太丁帝乙之世安能朝諸侯有天下哉此與太王剪商之事俱關君臣大義不可苟解學者詳之

子畏於匡辨

註曰畏者有戒心之謂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愚謂貌似者彷彿而已匡人遭虎之暴識虎必真不應以貌似而誤圍夫子夫子

既受其圖亦必明言已之非虎不應託言斯文以自
免其曰子畏必有說也史記出莊子恐未可信

漢儒不識權字辨

或問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如何曰經者
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反
經而合道不失正矣如男女授受不親經也嫂溺援
之以手非反經歟娶妻必告父母經也舜不告而娶
非反經歟由是推之漢儒之說亦可通也

子樂辯

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或云樂字卽曰字之誤愚
竊是之何則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聖人因
以戒之非可樂也厥後死於孔悝之難非行行之所
致乎聖人先事憂之可謂明且遠矣此樂字蓋與瓜
作必大學親作新皆字音相近而誤也

天下歸仁辯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註曰極言其効之
甚速而至大也朱子曰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
與其仁愚謂克己復禮聖賢靜功也他人何繇知之

一日而天下歸仁雖置郵傳命亦不可達夫子之言
不幾於虛幻乎深探其本而求之必有說也蓋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生之理統四德冠群倫
至大而不可限量至深而不可窺測人能一日之間
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上帝所降之衷於我乎全蒸民
所秉之彝於我乎盡充塞無間與天地合其德光輝
四達與日月合其明考諸三王而不謬三王與吾仁
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與吾仁矣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于天地之間此心同此理同也孝弟之至通于
神明光于四海此心同此理同也仁者之極功聖人
之能事故惟顏子得聞之雖仲弓亦不與焉先儒以
聞見稱許為言焉能致遠而不泥哉嗟夫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當道君子苟達愚言於

聖聰未必不為緝熙

聖學之小補云

克己比喩

朱子曰克己別無巧法如孤軍遇敵盡力舍死向前

而已愚謂大賢克己仁人用兵也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嬰之者斷當之者潰拱挹指揮勝負已決敵人望風退避安能與之抗耶若夫紀律不嚴士卒不練卒然遇敵浪然與戰事小敵毳或偷而勝之事大敵墜兵將皆殲矣是故孔子之無私堯舜之雍熙也顏子之勝私湯武之征伐也後世假聖賢近似而汨沒聲利之場者其孤軍遇敵者乎將偷卒潰財殫力屈不爲敵所擒者幾希尚何克哉

子西有二

閔子西曰彼哉彼哉愚按孔子之時有二子西其一鄭公孫駟夏子產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昭王之庶兄也申之在楚如集註所云駟夏在鄭與子產齊名同聽國政厥後良宵戮子西亦死無甚大功可稱詳或人之問蓋因孔子論爲命而發子產子西皆鄭大夫辭意聯屬若爲近是然今不可考矣

子路問成人辯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愚切是之何也

聖人之言徹上徹下初無二語如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而無餘蘊子路問政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告人以善而又自謂何必然也况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皆子路所已能如不忮不求不得其死無宿諾之類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未嘗知其已能而復告之也且有曰字間斷其詞氣亦類子路讀者更詳之

如其仁辯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註曰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愚謂孔子言仁有舉其全體者有指其一偏者克已復禮三月不違此全體也先難後獲其言也認此一偏也全體者正言之也一偏者因事而言也此章言如其仁特反子路未仁之問非正言也蓋子路氣質剛強往往有輕生求仁之意聖人因事教戒所以抑其血氣之剛也下章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疑亦因假管仲而開子路之蔽也程子以為仁道至大非管仲可當故加一

功字以別之竊恐非聖人意也

王魏不死辯

或問唐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何如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俱人臣也王魏初受高祖之命而為東宮臣僚事敗之後但當席藁待罪而惟高祖所命爾今若不論君命而各欲死於所事其或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於秦府則戰鬪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此言有理足破千載之惑茲特表而出之

作者七人辯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今按本文無隱字特記賢者之作爾辭意已通不必別生字也

行夏之時辯

或問子曰行夏之時則子丑宜不可行矣集註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何也曰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此天地人之大始三代各用其始故集註云然然惟建寅之月春也歲之首也夏后氏以首

爲首順天道以正萬民也子丑之月冬也歲之足也
商周以足爲首反天道以顛倒萬民也孔子常曰吾
從周而獨曰行夏之時豈居今而好反古哉立百王
不易之大法依乎中庸而已嗚呼朱子學孔子而持
不一之論豈知猶有所未至歟其曰孔子之易非文
王之易則分文孔爲二道其曰皆可以爲歲首而三
代迭用之則混聖言爲常談夫中庸之道一而已矣
後世以建寅爲中專則當以建子丑爲未至

放鄭聲

或問夫子放鄭聲又錄淫奔之詩何也曰惡者可以
懲劓人之逸志或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禁而絕之
猶不能遠錄此以懲人何異投餌以懲魚留花以懲
蝶哉曰不然樂者憂之伏淫者禍之基衛有宣姜之
亂爲狄所滅陳有夏姬之亂君弑國亡聖人備錄其
詩以見禍亂所繇爾夫豈無故而誨淫乎或曰此衛
陳也鄭風狡童諸篇非誨淫乎曰狡童諸篇國人刺
忽之詩箕子麥秀歌曰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刺紂也
朱子疑小序之非一切改作淫奔非聖人意也

遠佞人

或問集註訓佞人爲卑諂辨給之人果能盡佞人之
情狀乎曰未也常人之獻諂也卑浮淺露其情易見
明君賢相或得而絕之佞人之獻諂也厚貌深情投
間抵隙或論他事而微寓歸美之意或探所欲而陰
導以可行之情或見其非也正色不動而徐將順之
或見其是也陽爲稱頌而後惑亂之其詐也若愚其
險也若易其苦也若甘日積月累情親意洽非惟庸
君庸相喜而順之雖明君賢相亦惑而信之也夫惟

聖哲君子明見遠慮然後知其爲害之大而深絕之
爾苟一墮其術中姦計已成威行中外雖有智者亦
末如之何矣嗚呼明皇久任李林甫而四海分崩張
浚趙鼎同喜秦檜而家國兩危豈非萬世之龜鑑歟

集註訓字不
訓意故未盡

人無遠慮辯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愚謂遠慮者動必合道不
爲近小之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惟有道者上下大小
各得其所故無憂否則利害相形而憂從之矣昔堯

舜之官天下禹湯文武之家天下伊周之相天下正
心以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澤被當時德垂終古
尚何憂之有哉降及後世若漢唐宋之英君賢佐誅
暴禁亂任賢使能雖未能循乎天理之公而制作規
模髣髴乎此歷數百載而無憂非苟然也秦晉及隋
六朝五季之衰君暴臣佞惟逞已私而已遑恤其他
不旋踵而滅亡回其所也繇此觀之遠慮者雖若多
憂而實所以爲樂也不遠慮者雖若無憂而實所以
爲憂也聖人垂戒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知及仁守辯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蓋爲有天
下國家者而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
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蒞
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文理實接續矣
若曰言理則理乃貴賤所同有也而臨民動民豈賤
者所得同哉學者詳之

祿去公室辯

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愚謂

祿者國賦政者國政大夫者三桓之家四世者魯君世數也魯自宣公篡立國賦各入私家魯君寄食而已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宣公薨歸父逐於是三桓謀弱公室作丘甲作三軍舍中軍禮樂征伐悉從三家出矣自成至定凡四公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按春秋傳魯昭公七年季武子死平子繼祖爲卿則悼子死於武子之先未嘗爲卿也夫子統言三桓未嘗獨指季氏是蓋舊註之誤朱子因而未改云

學知困學辯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楊氏曰生知學知困學雖其實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愚謂聖人之言不可復加楊氏疑有欠缺而引中庸補之斯亦過矣何則人品不同高下自別雖學知如顏曾不及孔子况困學乎苟可企而一之則生民以來歷千萬年當有一人由困學而聖矣吁孔子言次而楊氏言一豈聖人勸善之心不及後世哉學者察之

性相近辯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愚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氣質非性也孔子聖人也豈不識性而兼氣質言之殆不然也何謂相近曰人之生也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上焉者仁義禮智各極其全而無毫髮之虧欠所謂上智也次焉者或足於仁而虧於義或饒於禮而短於智或均有而不全或僅全而不盡此中人之性也然以其初而言均稟同賦不甚相遠也上智無習矣就中人而論之習於善者日進乎高明盡其性則幾於上智矣習於惡者日流于汙下失其性則幾於禽獸矣此所以相遠也或曰下愚不移何如曰下愚之人氣質昏邪得理甚少所謂仁義禮智者僅得其大畧而已重以私欲汨之斲喪無餘此所以不移也或曰如子所言性亦有全者乎有虧者乎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且形也性也皆天所賦也形之受於天者什百千萬之不齊

則夫性之受於天者寧皆全盡而無虧欠也耶或曰
形何以不齊曰星眸日角隆準龍顏就之如日望之
如神此聖人之相也千萬中不能一二也形足而未
必正神足而未必清全於陽者或虧於陰豐於上者
或慊於下此中人之相也什中而三四也下焉者耳
目口鼻僅具人形而已一無可取此賤人之相也比
比然天下皆是也是故總而言之則皆同分而言之
則有異繇是推之人性全虧何足恠哉或曰何謂氣
質曰昏明強弱之不齊清濁厚薄之相反所謂氣質

也氣質者性之郭郭也皆天賦與同性盈虧氣質清
而正者得理多氣質濁而邪者得理少未有氣質純
而理不足者也亦未有氣質雜而理獨全者也試以
夷狄論之仁義禮智僅同於人豈天賦其全而為氣
質所拘耶試以禽獸論之仁義禮智亦得一偏又豈
天賦其全而為氣質所拘耶是故以人性對物性言
則人全而物虧以中國對夷狄言則中國全而夷狄
虧以上智對下愚言則上智全而下愚虧無足恠者
或曰見孺子入井而皆怵惕何有不同者哉曰見孺

子入井而皆怵惕固同矣見孺子金環而謀取之愚
智寧無異乎或曰此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也曰汨
於私欲者性不全爾性全者烏得而汨之子不觀夫
水乎汪汪千頃波雖有泥沙不足汙也一勺之水則
爲泥沙所汙矣大抵性之本體渾然至善未嘗有惡
惟人得于天者有全有不全故其措諸身者有善有
不善堯舜文孔全盡此性者也湯武顏孟全而未盡
者也桀紂盜蹠僅有而大虧者也或曰楊子性善惡
混韓子性有三品亦若此歟曰非也性原於理理者

善而不惡純而不雜二子言性正集註所謂兼氣質
者也或曰孔孟言性同歟曰豈有不同者哉孟子言
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言性相近理之盈虧也先儒
不悟盈虧相近而疑爲善惡相近故加氣質二字以
別之非聖人本旨也或曰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
曰不然涵於太虛曰理寓於氣質曰性凡言性者皆
理之寓於氣質者也離氣質而言性則虛無矣雖聖
人之性不離氣質豈可分爲二哉善少而惡多何也
曰飛鳥也鳳凰少而鴟鴞多走獸也麒麟少而犬豕

多蕭艾樗櫟遍滿山澤而芝蘭梓楠百無一二何莫
而非氣化之有限乎人之善惡亦猶是也嗟夫天之
所賦吾末如之何矣人之所受可不思所以盡之乎
盡之如何精之一之克之復之人一能之已百之人
十能之已千之務求止乎至善之歸而不爲偏虧所
局則善矣

下愚有二辯

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程子曰語其性則皆善也
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

棄也愚按人品不同愚多智少自暴自棄豈足以盡
之哉程子之言誠欲勉人爲善然非孔子本旨不能
使人信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欲
然也理勢之自然也今夫凶頑狡詐者誠如程子所
云其有昏愚之至不知數與方名者豈能化而入乎
故曰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嗚呼聖
人之心豈不欲勉人爲善哉

不知命辯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愚謂命者天所賦之正

理也不知命則不知存養省察而所謂付畀之重者皆忽之矣何以爲君子或曰說者以爲窮通之命何如曰聖人於窮通利害皆以義理裁之豈教人委之命哉尹氏所謂命不足道是也或曰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如曰見善不避者義不當避也見利不趨者義不當趨也若言命則委之術數矣其可訓乎是故君言命則禮樂刑政無所用臣言命則忠義勤勞無所用君子言命則詩書無所用小人言命則法律無所用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或曰公伯寮其如命何曰聖人言此所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爾豈真委之於命哉

